



卷二十三

賓退錄

諧史

歸日錄

說郛卷之第二十三

賓退錄 十卷

宋趙興嘗

王建以宮詞著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多不所知者如新鴈放兔草初肥白日君王存內稀薄莫千門臨欵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弦索初張調更高尽理作未新上曲內宮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濕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繡顏未老思先新斜倚薰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聞吹玉殿招華管醉折梨園縹帶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綫猶封綉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

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柱牧之秋夕詩也室伏平明秋殿開且將
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
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歆藝薰衣麝
憶得芬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栢枝下臺相領一相悲朝來樂
府歌新曲唱着君王自作詞刘夢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錄或二字而已王夫人親筆又
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族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
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托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孝學士院
朱梁徒置汴都石晋華而歸德光云耶律德光道死與輜重俱弃之中山之
殺胡林慶曆中為士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之地

中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置公帑宋景文

帥定曰有李究李姓者歲此名死于坡家樂營將何水清得之
以獻宋楊之公庠姚令升云有進子携此碑走四方最後死于
中山管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周承勳希魏云唐太宗既得
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榻以十本賜諸真惟定武用玉石刻之
文宗朝舒元興作牡丹賦刻之碑於世別定武用玉石刻之本
蔡條云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歸叔鬻之後定
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而藏緝家後戶絕貫沒縣
官人始見之因置之定師之便室壁云

熙寧間薛師正向為帥其子紹彭又刻別本本眉公帑携古刻

歸長安王厚之厚順伯云紹彭竊歸洛陽周希稷公薛帥求之
不得其猶子紹彭開公厨有石用以鎮肉取視之乃刻

牡丹賦於碑者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表說友起岩云薛師正
至定惡橫打有聲自刊別本眉公樓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
移摹刻易殺胡林以歸蔡條熙寧中孫次公待師定有首取
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後薛向未遂取以歸世祖謂

石歸薛石然大觀中宋王厚之明王清詔取真宣和殿清云
石雅非古矣

向次子嗣昌獻於天止徽宗命置龕置睿恩閣周之壁明清之
父錚則云置之良微礪瑤亭蔡條云大觀初右陵方士文博雅
紹索孫次公所納刻石則有無或謂此石靖康之變虜襲以紅
已徇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

毯輦歸 榮苞云宋定國嘗泛使虜云石今在中京王明清云靖
康之亂北尚方珍異之物悉為郡朝輦歸獨此石虜所

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祖駐驛廣陵躬居守東都見之遺騎
疾馳進行在所未逾月秋復南寇大駕幸浙失於倉卒之際紹

吳子向子固歸維揚審首 今東諸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
令搜放之竟不獲也

編蘭亭博議一書甚詳與昔參會眾說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

所取何此楚邈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

定其孰是孰非然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亦携以歸洛宗忠蘭

守汴日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為人主搜羅

玩物於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使自是始

有方正周稀稷所云乃是前不知有吏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
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於一然後之考
古之難也

林靈素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游至蜀從趙昇道人

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淮

泗毫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徽宗夢赴東

華帝君召遊神霄宮竟而異之勅道錄徐知正常訪神雷事跡知

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爾亦作神

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

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壘風貌如旧識賜名靈素
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
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恠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其
怪遂絕固真寶錄宮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錄
壇詔天下玄寧觀改爲神霄万壽宮無觀者以寺克仍設長生
大帝君青葉大帝君像上自称教主王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
靈素被旨脩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丹經靈篇刪修註解每遇
七陞座座下皆宰執百官三衛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墻講說
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遵奉道矣靈素為幻不一主上每以
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御真教主神靈霄凝神殿侍震立兩府班

上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為葉靜能致太真之術上尤異之
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
縱言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滅或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迦
改爲天尊菩薩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
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
二人道堅等與靈素聞法僧五不勝情愿戴冠執簡太子乞贖
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刺面決配於開寶寺
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詔
靈素請急詔建昌昌南豐道士王文卿乃是神霄甲子之神兼
雨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賜

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天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

文卿亦無克疑神殿庶侍震灵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誘灵素

遂捨土香燒氣香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聖乘

小車到宮見宮間有詩云捨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

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聞遊呂洞賓京城印行統街叫賣太子

亦買數本進上大駭鞋賞千錢緡開封府捕之有太李齋僕王

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勘招特聘兄弟及

外族為僧行不喜改道故有云旨斬馬行街灵素知蔡京鄉人所

為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灵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雜隨駕

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卓金龍香爐

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洞無一物

精壁明窓而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

令中貴同灵素登城治水勅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

一者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傳也遂遣

太子登城次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尽京城之民皆

仰太子之德灵素遂上表乞骸骨不允秋九月金臺上言灵素

妄改改字疑恐是議字是遷却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灵素即特

携衣被行出宮廷一月與宮祠温州居住二年灵素一日携所

上表見太守呂丘鶚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棄生前

自卜墳於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乃葬焉清康初遣

使監温州伐墓不知踪跡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
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靈素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
一字今温州天宮慶有題御云大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
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
靈素

十幹世有十幹化五行真氣之說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實化氣
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幹所生而甲巳丙作首丙屬火火化土
則甲巳化土它倣此頗通余紀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
也甲巳得戊辰屬土故化土乙庚得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巳
降皆然其實一也八駿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

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白兔六曰檠黃七曰驊騮八曰
綠馵壬子年遺拾十記載穆王八駿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
羽三名塞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
翼二說不同赤松子神仙赤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南子淮稱赤
籒子前東宮官代東宮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其制至唐
而復其真廟為皇太子始辭之

百二十刻

韓文公紀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氏奉正載董彥遠云世間
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
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紀刻漏以百二十為度矣余謂董

赤松子神仙
另行依三格
赤松子另起
東宮官三字
另行
前代另起

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兩月而改且疎世不典之事韓公必
不引用按古之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
武帝天監六年始以夜晝百刻布之二辰每時得八刻仍有餘
分故今世皆百刻奉成數耳實九十六刻也每時分別為初初
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摠而記之為四
刻始各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時恐則取
此正不須求之遠也

冀州風水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由因曰冀州好一風水雲中繡
山赤龍也岱岳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紫雲也淮南諸山紫外

山也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
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攷按余按
唐至德初以廣平生為天下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
祚為諸大元帥其年十二月敕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
為歲乃自近年改為諸道宜却復為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
吳尚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知之何其陋也元帥
之名肇見於左氏晉謀元帥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
耳未以名官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太元道
行軍元帥西討元帥自此寢多然以天下兵馬元帥則始於廣平

大元帥則始於秦漢唐未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偽以
天下兵馬元帥大授李昇梁末帝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
晉高祖以天下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西南面兵馬都元
帥授錢弘佐周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俶國初改為天下
兵馬大元帥古今當其任其賤者蓋寡、可數而我高宗皇帝
遂此慮中天地運初元帥皆親王為之廷臣副貳而莫惟哥舒
幹郭子儀李元弼房瑄皆嘗真除錢氏繼之全忠自置昇偽何
足道哉

無万数

諺謂物多謂無万数漢書成帝紀語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年

漢成以下另
一條當有客
土二字標題

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客土乃知客

土二字其未甚古唐書方枝杜生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又近

米斗三錢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為美談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十錢

唐元和年天下米斗有二錢直錢人罕者稱道然皆不若漢宣

帝元康年間嘗穀石伍錢矣此今所少也

東魏元象與和中穀九錢可以為此次矣

分疏

世俗謂事辨解曰分疏平顏師古注袁盎傳不以親為解曰解

者若今額分疏又北齊書祖瑱傳高元海奏瑱不合作領軍並

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則此朝既唐已有是言矣

觴政

容齋隨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合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咏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余按皇甫所松著醉鄉月日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擲每出手六人依采餽焉堂即本采人勸合席壁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醒俚采聚散骰中令改易不过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其有禰令閃辱令挽打令人不復曉其法矣惟優伶其家猶用手打令以戲云以上皆洪諛余與酒令蓋始於

後世之禮垂其制比皆不同而勝飲不勝者則漢賈逵亦嘗作酒

令唐皆取盛樂天詩如籌插紅螺碗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

飲攤卷波遲碧籌攢米碗紅袖拂骰盤之句不一不特如洪所

云本陝陽文忠公作九射格独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

其說云九射為一大侯而寓以大侯熊當中鹿居下獮雉猿居

右皆免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

所以為群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為酒裊起於

爭、而為勸不若不爭而樂也故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為功則

無好勝之務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非觥

也無所耻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

鵬依刊本
賓退錄足
本作鵬

以息爭也終日為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

必為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為之籌以備也凡今賓

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

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籌能中則在席

皆飲若一物而中再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亦惟主人之命

若兩籌而一物亦然凡射者一用既飲釀則飲籌而復探之籌

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飲焉為樂

而不厭也周文忠謂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恐

或如此古灵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一書司奉其

二書秘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令在默座探之得司奉則

司貢奉得秘閣則助司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得則司奉

并秘閣自受罰酒後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負若搜出隱君

子則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是尋問隱君

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注云聘使蓋賞

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李士時人

號為館主人又云秘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奉不用其言不

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奉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然則

倍罰司奉秘閣跪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

觥司奉秘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五搜餘探得帖子並默

然若妄宣傳罰巨觥別行令古灵集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

探得隱君子為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隱廛市間道

義諸中測度非且在顏充帝神且哲知人亦孔艱勉執二祕閣賢

行如高山近歲李宝如之圭作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

大夫曰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令曰

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尉者持節取奉劾及中書令

酒泉太守者太令太守以佞幸灑灑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

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番中不下皆別奉劾、丞相

司直則劾之劾列卿則卿自訟廷辨之罪其不直者劾丞相御

史大夫者亦听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

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

司隸以不畏疆禦後若有罪以贖論汎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

司隸劾若及中書令者事雖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劾、及中書

令者侍中自劾及自諸劾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歌以

餞之劾及協律者下之蚕室弦歌詩為新詩而求幸之書其後

云右酒令也全用漢制為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八人則

缺侍中七人則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

皆即飲之或未奉飲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為降官之數每當

飲者予一籌除官既周其視籌以為飲齊三籌者即飲之二籌

者與其飲等者決之一籌則留以須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

從事云今館閣有小酒令一卷慶曆中錦江趙景撰飲戲字助勸

三卷元豐洛中安陽竇繩撰酒令有烏玉籤詩一卷皇朝知黔南縣黃鑄撰以詩百首為籤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海器柳州人釣鰲面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為鰲魚之屬作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詩又有采珠局亦此類序稱撰人為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餘數亦各有一詩又有投卧筮人格皇朝李廷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此間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為目蓋與李之格陳大同小異特各更其名耳投世經唐上官儀嘗奉刺刑定史道玄續注蓋采周顥郝同梁簡文數家之書為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書為之盡廢晁子止侍郎公武郡齊續書之志又有木射圖之

晉六云唐陸秉撰一為十五筭以代僕擊毬以觸之筭飭以朱

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礼智信温良恭儉讓墨者傲佞貪濫仁

者勝温者負而竹賞罰為疑亦此具也梁皇魏帝金谷蘭亭又皆遊燕之際遊以賦不成者詩作賦罰酒續古以絲

縑畧以詳此不重出

絕倒

晉瑯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嘆息絕倒時人語

曰談道平子絕傾倒今流俗為大咲謂絕倒非也

家公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母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母曰家父母為家母潘尼稱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

之所咲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者田里俚人方自
此言之惟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復紛皆是名家望族
亦所不免家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母名之少耳山簡與
年幾三十不為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其祖也

十三月

後漢陳寵傳云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虫始
振人也為正夏也為春及隋書牛弘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鍾
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則知正
月亦可稱十二月曾氏曾自備但說陳寵一事云

黃巢詩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為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

山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
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筆于軍陳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增智
度師詩竄易燦裂合二為一元集可致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
上飛功名蔽尺擁禪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其
二曰三階思明燹團鉄衣拋書著尽衲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閑倚
欄杆望落暉

長年三老

陸放翁入蜀記其父入泚後丹人焚香祈神載云告紅頭須小
使頭長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稍公是
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裡白晝攤錢高

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博亦信矣。

漢武帝時如此。高氏緯畧所紀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特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礼之文但為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穆因王尹軌真人之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平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為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用謁者陳熾法者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胡用道士請命孫權之前無所見所書諸詩亦有非為道士說者

王建宮詞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此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不廣蓋自有建宮詞百篇得傳其集者但得九十篇蜀本建集序可攷後來刻子者以他人十詩定之故爾混殺余既办其人矣尚有二首殿前傳點各依班名對西來入詔蠻上得青蒼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鴛鴦瓦上忽傳聲昼寢宮娥夢裡驚元是晏聖金彈子海棠巢下打流鶯未詳誰作也所逸十篇今見於洪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其詞云窓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着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殿教開卧鴨池畫作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勅賜傳宣

上巧樓春來曉困不梳頭懶逐君王苑北遊
斲向玉花階上坐
簞錢贏得兩三籌紅燈影裡看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
來行步活兩人擡起隱金裙蜂鬚蟬翅
函薄鬆浮動搔頭自有
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
教徧宮娥唱盡詞暗中
頭白沒人知
棗中日日歌聲好不道明朝皺兩眉

初
接下葉問從

南唐保大中賜進士譚紫尚號金門羽客事見庐山記
祐陵賜林灵號素用此故事知林千之坐食人肉
削籍隸海南天下傳以爲異謂籍以來未知見
余記盧氏雜說唐張載昭為節鎮頻
好人食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
聞尚書在鎮好食人肉虛實嘆曰
人肉腥而且^餓爭堪^吃喚五代史長從簡家世屠羊

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常曆河陽志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兒以食九國志
晉將高澄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
又東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夜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擗貯其骨積弃之野外女僧有訴者暫停於洛陽市則近世亦有之若盜竊及唐之朱禁則在所不足論也

而不耐煩宋書瘦登之弟仲有傳此語

不耐煩
宋書另起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為請命醮之法當本於此顧况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羅

磴靜攀雲共躡雷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灵夜醮連星辰

承露盤中甲帳春趙殿詩春生藥草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回

醮之禮至唐盛矣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礼七真馬戴詩

三更礼星斗七月履丹霜薛能詩符咒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

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内官扶上畫

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礼空虚下接漢武云

問從初學阿誰彈棋玉指兩參差皆局臨虛聞着危先打角頭

紅子落土三金字半邊垂宛轉黄金白柄長青荷葉子昼鴛鴦

把來不是呈新樣故進微風到御床供御香

方如滅頻水沉山麝每回新内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罵與

人藥童食後進雲漿高殿無風扇少凉每到日中長掠髮收

奴婢詩

唐李昌符奴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窗、能董空

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應閑物要些、曲盡奴婢之情狀乃

知古今如此

美顏

問從初學阿誰一段向不必有失誤後御香三字上須空了接寫去後詩不必細字

漢高帝封兄子信為美顏侯雖以其母轅奎之故然按括地志

實有美顏山在媯州懷戎縣南十五里注史記一者失不引此

顏師古漢書但云顏山在晉音憂言其母憂美奎也小馬司索隱

又直謂爵號耳非縣邑名皆弗深攷也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唐書張儉傳明府以
稱太守若邢老叟稱劉翊稱種劉寵拂高獲稱艷豈皆然。首
卷書王平甫所云花蓋宮詞三十二首今攷王蓋簡續成都集
記才二十八首盡登筆於此度真膺了然五雲樓閣、鳳城間
蒼木長新日月間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真廣
殿約宮牆樓閣相扶侍倚太陽淨甃玉堦橫水岸御爐香蕪撲龍
床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亟
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漿紫禁通城池龍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
妝罷院、紗窓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山島池塘尽改張但
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子鎖牙床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圍

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綉毯尽鋪龍腦麝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
宴罷巡遊到日中苑每日高祇朝候處蒲堤紅艷立春風厨舡進
食獲時新待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素鱠隔窓催打打魚
人立春內進內園花紅蓋輕、嫩淺霞跪到玉堦猶帶露一時
宣賜與宮娃三面宮城盡夾牆苑花中池水白萍、亦從獅子門
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近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
夜月明花樹底傍池歌有按歌声柳製初翻曲子成六宮總唱
未知名尽將感粟采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声旋移紅樹斲青苔
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私波寬似海水心撲殿勝蓬萊太虛高
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浸池諸院各分外子夜羊車到處不教

知修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閑大家來院裏看教
鸚鵡念宮詞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來繞曲池能向綵牋書
大字忽防禦製寫新詩六宮官職摠新除宮女安按排入畫圖
二十四司分大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曉汝城偷折花
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覩見故將黃豆大打黃紅打黃鶯梨園子弟簇池
頭小樂携來候燕遊族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
排宴賞筵開宮女侵晨探樂回斜望花開筵遙奉袖傳聲先喚近
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先喚勳臣試打毬勅先向宣勅先向庭廊排御幄管絃
聲動立向浮游供奉頭等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
終相勸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摠纖腰初奉乘騎怯又嬌

上得馬來總似走幾拋鞍把鞍轡自教宮娥奉打毬玉鞍初
跨柳腰柔上柵知是家家認遍遍長羸第一籌翔鳶閣外夕陽
天木影光花接水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罨接樓舡內人
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手并舡相聞濕
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遙罨畫舡飛到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
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多
不應禽羞走過御床前

書評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答啟云奉敕遣臣評今古書臣愚短
豈敢輒量江南海但天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法

帖第五弓之舉書此一段謂梁武帝評書中興鐘閣書目亦然
悞也其畧云王僧虔書後如此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
爽爽皆有一工種風流王子警書如河朔少年皆克悅奉躰
拖而不可禁羊欣書似婢作夫子不堪正位而奉止羞澀終不
似真院研書如貴胃失品家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
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殿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
氣而資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夫從禹風執然不寒
乞陶隱居書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躰甚峭快吳拖書如
新亭僖父一注似楊人共語、便態出崇書如深山道士見
人便欲進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

強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曆代寶之求以為訓蔡邕書骨氣
洞達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而置初雲之
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以仙人咲樹李鎮東書如芙蓉
之出水綵如鑄金旦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交錯范
懷約真書有分草書無防故起簡牘非希皇象書如韻音繞梁
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岩之書如鑄金
素日屢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在霄遊繾綣可愛崔子玉書如
危峯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員乃成師宣官書
如鵬翔未息翮而自遊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劔拔努能猶英書
如武帝愛道馮虛欲仙衛桓公書如揮舞撥鏡嘆春索靖書如

飄風忽奔鷲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
實亦難過米元章米隋唐至本朝一日十四家續之僧智永書
經氣骨清健大小相離如十四五貴胄偏性方循繩墨忽越規
矩褚遂良如熟駿戰馬奔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
李士休糧道士神定雖精體氣而瘦困毆陽詢如新痊病人顏
色憔悴奔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脩養已成神氣清健無
一點塵俗顏真卿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
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倔強禮節生疎徐
浩如蘊之人動容厚貌舉止端正海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
師如龍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情骨法清虛周越如輕少年舞
劍氣勢空健而鋒刃交加錢勣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
蔡襄如少年女子態嬌婉行步緩慢多飭繁蘇舜欽如五
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衿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有如宮女
插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

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
融薛稷之宋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磬
壁立万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閭
朝隱如麗靚汝燕趙歌舞現者忘疲若素之風雅則罪人矣堅
問今世柰何說曰韓休之文太美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
如豐肌膩理雖穠可愛華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縵素練實濟

時用而窘邊副王翰^如璠^林裾^帶王粲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為
論齋道士陽譚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照水顏延年詩如錯綵
綫金梁鍾嶸云花云詩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詩點綴英
媚如落花在草張芸叟評本朝各公詩梅聖俞如深山道人草
食木食王公大人見知不覓屈膝石曼卿如飢鷹乍歸迅速不
可言歐陽永叔如春服乍成釀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
介甫如空中之音服中之色欲有尋繹可不得矣蘇子瞻如武
庫乍開干矛森然見之不覓令人心懍仔細照檢不能無利鈍
郭功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遂揖適口者少刘中突^次
塵土王詩序謂東府自唐以來杜甫則壯^{唐詩約如龍蟠九依卷者有成李白則}雲轉石勢不可遏今

振激如游

主籟廣東漕司文字長樂敷之陶遜遂令取魏晉而下詩人演
而為詩評日因暇日與弟姪婢評古今詩諸名人詩魏武帝如
幽燕老将氣韻沉雄曹子建如山河少年風流自賞鮑遠如肌
鷹明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東海島^揚如帆風日流巖陶彭澤如
浮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咲蘇州如
圍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漸脫杜牧之如
銅丸走板駮馬駐坡^白不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徽之
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醜悴而神不傷刘夢得如鏤冰彫瓊光
自^潤照李白如刘安雞流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
之如玉沙^囊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

孟東野如埋泉浙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酒酬猷秩
如時有談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零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宝流蘇千
絲鐵網綺藻穠妍要非適用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
海交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璣止可施之宗庙荆公
如鄧艾縱兵入蜀要以嶮絕為功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宮祈
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閩河放流瞬息無声秦少
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看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宗自
妍不蒙識蘇子賞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吕居仁如散聖安禪
自是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唐杜工部如周公置作後世莫
能議擬

東蜀人楊惠天譔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漢地廣地廣領縣八惟彰
明出附子彰明附子領鄉二十惟赤水廉水會昌：明宜附子搃四
鄉之地為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杭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
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產得附子一十六万斤已上
然赤水為多廉水次之而會昌明各所出微甚凡上農夫歲以善
田代處前期輒空田一再耕之時蕎麥若巢縻其中比苗稍杜
并根葉耨覆土下復耕如初乃布種每畝用牛十耦用糞五十
斛七寸為瓏五尺為符終畝為附符二十為瓏千二百瓏從無衡
深亦如為之又以其餘為溝為塗春陽墳盈丁壯畢出疏整附符瓏以
需風雨風雨時過輒振拂而駢持之既有挽草為援以禦烜日其用

工力比它田十倍然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九凡四鄉慶用種千
斛已上出龍安及龍州各歸木閑青蕪小平者良其播種以冬
盡十二日止米擷以秋盡九日止其莖類野艾而澤其葉類地
麻而厚其花紫葉黃蕪長而苞圓蓋其寔之美惡視功之勤疏
以故富室之入常美貧者雖接畛或不盡然又有七月采者謂
之早水拳縮而小蓋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惡猥多不能常
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不實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掌
若有物焉陰為之故園人將采常禱於神或目為藥妖云其釀
法用醞醅安密室淹覆弥月乃發以時暴良久乃乾定方出釀
時其大者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及兩者極難得蓋附子之品

有七實本同而味異其種之化者為烏頭附烏頭而傍生者為
附子又生右附而傍生者而為鬲子又附而為長者天雄又附
而尖者為天佳又附而上者出為側子又附而散為漏藍比脉
離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獨專附名其餘不得與焉凡
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皆小種一而子二三則其實稍大
種一而子特生則其實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
角少為上有氣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為下
附子之色以風花白為上鉄色次之黃青綠為下天雄烏頭天
佳以豐實過握為勝而漏藍側子園人以夫役不足數也大率
蜀人餌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浙宜之陝之賈纒市其下者閩浙

之賈總市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金多喜奇
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士人有知藥者云小者固難用要之下與
中者以皆良不必及兩籃滿乃可此言近之按本草經云及註載附子
出捷為山谷及在江左山南嵩高齊魯間以今教之皆無有之誤
矣又云春采為烏頭冬采為附子大繆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
角為側子愈大繆與余所聞絕闕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
類耶以上皆揚說古倍志既剛取其畧著於篇然又曰天雄與
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類漏藍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
取土為糟作傾和之處勢下廣而上狹實種其間其先也與附
子絕不維類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而又揚說所不及

也審如志言則附子與天雄非一本與揚說失之本草圖經與
小異廣雅云素奚毒附子也一歲為前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
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蓋亦不然烏喙天佳漏藍三物
本草皆不著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
名各異也也寓言以貽訓戒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
為戲然亦不無補於世於道吳閱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真
孰儒東方智士說蕭東梅藻吳五是以也朱之天文曰東方
有人自號智士多而強心狂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刺
其短闕而非咲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地
宅甲申其國中車馬奴婢鐘鼓帷帳皆備一日富人召智士語之

曰吾將遠游今以居龜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_教皆听
子用不許_齊期年还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策杖而還僮僕
妓妾羅_堂拜下各効其所典簿籍以听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
因徧現居第富實儔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園仰視其舍
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網紀僕讓之曰此第高廣
而園不称僕曰惟假公_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_早痺者增
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稅又丹其楹至於
娶筭積灰扇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_朝當_務必改必善必奇
智士躬執殳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痍頭_面皆_瘡晝夜廢眠食
切：焉惟恐園之未美也不_竟閱_成未_藥也_忽昏_告曰阿郎

至矣智士蒼黃棄帚而趨迎富人於堂富人勞之曰子居吾龜
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惟_園是務初不知堂中之
温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雨南樓之月西園蒼竹之勝吾未
嘗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奉觴_虫網琴瑟塵棲而鍾鼎不
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还於故
廬且悲且歡挹_而死_市南_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公曰
子奚笑哉世之治園者多矣子奚笑哉蕭之文曰吳名_卷南蘭
陵為寓言斬之曰淮有_右浮屠客吳日飲于市醉而狂據臂突_一
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聞吳牧：錄而械之_府為_移擗_{五百}使
護而返之淮_右五百_詔浮屠曰狂髡坐而乃有千里_後吾且尔

苦也每未曩晨蹠之以足執朴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紮其足至
奔牛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首解衣之
且加之械而紮鬻顏而逃明日日既映五百乃醒寂不聲見浮
屠顧壁已頽曰噫其道而既矣視其身之衣則墨驚循其首則
不髮又械且紮不能出少戶大呼逆旅中曰狂髡故在此獨失
我耳客每見吾人輒道此吳人亦自咲也千岩老人曰是殆非
寓言矣世之矣吾者豈獨吳五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
為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以見榮悴乃皆外物無非所謂儻
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亦即隨相寄而改曩與之處
者今視之良昔非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吾也是其與吾五
百果有間哉吾故人或駁：華要當書此遺之二文朱屬意高
遠世之人不能窮理尽性以至於聖賢之賢落地而驅：馳逐
未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也余以惧夫流而至此也
讀之竦然為之汗下

城隍神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
李陽冰謂城隍祀典無之惟吳越有尔然城隍都城隍祠太和
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嵩鄂州碑謂大水滅郭抗辭正色言于
城隍其應如響枚杜牧為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
他日如韓文公潮翹信都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

皆井鷄翔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為然蕪湖城隍祠建於
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此史則
又不獨唐而已開城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為合於禮之八蜡祭
坊與木庸者今按禮記注水庸溝也正義云坊者所當以畜水
亦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則今蓋坊之隄防水庸蓋
今之溝澮也方知城隍曩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下朝家或錫
廟額或敍封爵未命者或襲隣郡之祔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
縣不同至於神之姓名則又迂就附會各指一人何言哉負城
之邑亦有與郡兩立者獨彭州既有城隍廟又有縣城隍廟又有
羅城隍廟袁州分宜縣既有城隍廟又有縣城隍廟尤為創見以余聞見所及攷

之廟額封爵具者惟臨安府當後唐清泰元年常封顯義保寧
王與越湖二神並命今號永固廟不知何時所賜紹興三十年
封保順通惠侯今封顯正康濟王紹興府梁開平封崇福侯清
泰興封海保闈王紹興初賜額顯寧今封昭順靈濟字祐忠應王
州則鎮安廟順濟顯應王吉州則靈護廟威顯英烈侯筠州則
利貺廟靈祐順應顯正王袁州則顯忠廟靈惠侯濠州則字應
廟靈助侯建寧府則應顯廟顯福應惠寧侯建康之罪溧水則顯
正廟廣惠侯泉州惠安縣則寧濟廟靈安昭祐侯初武軍則顯祐
廟神濟惠順侯恭寧則廣惠廟字濟侯韶州則明惠廟善祐侯
成州則靈廟英祐侯有廟額而未爵命者鎮江忠祐寧國靈護

興隆顯忠德安海府咸澤楚州靈顯和州字惠襄陽字濟汀州

顯應珍州仁既靜江嘉祐慶元之昌國郡武之建寧皆曰惠應

前代錫爵而本朝未申命者潮州阜俗安城王慶州龍泉縣廣

順侯鄂州城隍萬勝鎮安王城隍二年所字亦正封王元帝號越州

蕭山縣用郡城隍神初命稱號崇福侯州立山縣為蒙州時封

靈感王台州五縣吳越時皆封以為王爵臨海曰興國黃岩曰

永寧天台曰始平仙居曰昇平寧海曰安仁其餘相承稱謂如

温州富裕侯慶州仙都侯臨安府錢塘縣安邑侯臨安曰霸國侯

王興國軍高陵王筠州新昌塩城王潭州定相公泉州明烈王

潼州興元安平將軍漢州彭州安漢福將軍邛州大邑縣安靜

神廣州羊城使者之類皆莫究其所以也襄陽雖有字濟額而

保漢公之號未知所自寧國雖有靈護額而爵清祐王不可得

而詳興隆雖有顯忠額而南唐嘗封輔海王故贛州稱輔海稱而

南康軍安慶府及譚之益陽太平之蕪湖南安之上猶皆稱輔

德王撫州復南安臨江諸郡則稱顯忠輔德王或輔德顯忠王

蓋皆以龍興而額混南唐爵命以為稱也神之姓名具者鎮江

慶元寧國太平襄陽興元復州江陰以為周苛真州六合以為

英布和州為范增襄陽之穀城為蕭何興國軍為姚弋仲紹興

應府為龐玉賈龐堅四世祖事其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州總管

鄂州為集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垣吳尚書僕射冕之子

南安諸郡華亭蕪湖南邑皆謂紀信隆興額表江表建昌臨江南康皆謂灌嬰福州

命州治蓋其故居筠^州應智頊唐初州為靖州刺史南豐游茂琪
開元鄉嘗知縣鎮溧水白季唐^康縣令也惟筠之新昌祀西晉
邑宰^盧姓者紹興之嵒祀陳長官慶元昌國祀邑人茹侯三者
不得其名耳。曰所不接者尚闕如也承播溧三州及遵義軍
未廢時皆嘗錫城隍廟額承^曰靜惠播曰昭祐溧曰寧德遵義
曰懷寧承州則又有靜應侯爵今承為綏陽縣遵義為寨皆隸
珍州溧播之地則折而入於南平之境矣嘉祐雜志載吳春卿
為南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湯瓶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錢
曰方欲以水注瓶此童先知吾意不可赦殺之後見其為厲乃
封為霸^{一作}國侯使永為臨安土地故塑像為十餘歲小兒今不

知塑像何如而土地之稱已轉為城隍矣太平廣記^載宣州司戶
死而復生云見城隍神自言晉桓彝也與所傳不同然彝今則
別廟食於經紹興辛未潼州守沈諒將新城隍祠夢人賫文書
來稱新差土地問其姓名蓋史^記序事愈涉怪淳熙間李異守
龍舒有德於民去郡而率^卒郡人遂相傳為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
也唐羊諤有城隍廟齋兩絕句二首余嘗最城隍爵號後閱國
朝會要攷西北諸郡東京為靈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祐聖王
大朝內別有城隍初封昭貺侯後進爵為公拱州昭靈廟惠烈
大夫人蓋俗傳為宋襄公之娟開德府顯應感聖侯解州靈祐
廟鎮寶侯濟州黎陽縣顯固廟護伯宅皆無聞蓋東南城隍之

盛多近於世此數者亦徽廟朝錫命耳

諧史

二篇

宋沈徽

書人

霸王^廟鬼物之於人但悔其命之當死及^哀襄者尔苟人未當死而命或未^哀則縱使為妖為孽苟能禦之以正亦無如之何也與郡有項羽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后太守不敢止南史孔靖字季恭為守時居之無害先是此^拜郡頗^張太守人言卞山王項羽居郡所廳^事以致多不利於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也蕭惠明^泰始初亦守是^邦謂網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客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彦瑜惠明之子也

後亦為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為項^王甚有靈驗於廳事安床幙為神坐公私請禱後二千石皆於所廳下再拜祠以^範下牛克祭而避居宅室琛至著履登所事聞室中有叱声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羽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於蕭惠明而季恭^彦瑜若無聞焉此無他惠明之死期獨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雲川之北城門有祠霸王廟其城門亦曰霸王廟門有碑本廟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即守太子中^飛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郡界有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耳

上天婦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文懷之官楊六秀才妻刘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刘氏謂二子者國家用兵歛及下户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於官為願以緡一百萬献納以免下户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户得免於流離死亡者得刘氏之賜也吁今人積金蓄穀倍息計贏遇灾荒而幸_糶價之高遭難色而窖藏之密者滔：皆是也其視刘氏賢愚何啻霄壤也

忠僕

四明戴猷可者疎財尚氣喜與賢俊英士大夫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凡賓客見過必延款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猷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之富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裨和_尚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魯魚鹽竹木之利常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猷可無患時出納無一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楊忠所掌猶可賴為衣食資遂往焉楊忠見之哭盡哀者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數簿以猷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其游_為後輩聞之又欲誘其破蕩別業楊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

者粹首類之地言曰我恃主人五十餘年即君年少汝輩誘之為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別業汝又欲其之靡有孑遺耶我新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至今不復敢至楊忠噤斷良久狀刃却立曰汝畏死給我耶其人號曰妾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尔命倘或見欺必屠裂尔軀而後已遂出束帛曰可負此函去其人疾走忠還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即君自今改前所為但听老奴心力役不二三年旧業可復不然而再與此輩游老奴當分資自投於海不忍見即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慚自立自是絕群不逞修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為果三年尽復田宅楊忠

事之彌勤吁楊忠其賢哉真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楊忠之罪乎人雖然楊忠俦類中固無有也求之士大夫當國家家危乱有能植標梅屏姦不負其主之所付托存亡欺之際若楊忠者予恐千万人不一悲見焉悲夫

貞女

慶曆中具賊王則以幻說率眾閉戶不軌漁城中女子無如趙氏每致帛万端金千斤聘為妻且曰若不行即滅宗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履地已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賊柰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矚后服衣之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過以往女登輿自殘於輿中

賊衆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罷賊之親信自殺者三人縋城
逃者七十四人俱為賊所魚肉故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致于敗
嗚呼識去就知廉恥伏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婦人今趙氏
之女民家耳表之節乃如是何謂出於人所甚難而天下之
所望者彼士君子乃號為男子者現之寧不有愧於心耶

烈婦

徐氏名現妙歷陽人江東漕閘中之女也嫁同郡士張弼建炎
己酉虜犯淮陽官軍望風輒潰多津鹵掠和人大恐弼與隣皆
往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為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
備緩急今虜犯行在不能赴淮而乘時為盜我幸一女子力小

勢弱不能斬汝肯為汝曹所辱以苟活也賊慚恚以刃刺徐氏
投之江中嗚呼四方平時目視霄漢抵掌大言節義自許一落
賊手則蠅營狗苟以延旦夕之命或出力而助雷者多矣徐氏
眦然一婦乃能奮不顧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八大王

周王元儼太宗^皇帝第八子也生而穎悟廣穎豐頤凜不可犯名
聞外夷天聖以來太宗諸子獨元儼存仁宗尊寵尤異儼好坐
木馬遇飢則甃其上飲食仍奉樂於前或終日在上酣飲慶曆
四年封燕王時富鄭公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其^首策曰北虜
風俗貴親卒以進親為名王將相所以視中國用人亦如其國

燕王威望著於北虜燕前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謂之曰八大王來也見啼即止每牽牛馬渡河裡旅拒未進必曰八大王在河裡其畏如此虜使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石否今年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虜以為重今王薨必以朝廷為輕矣至今八大王之名獨流傳俚俗間每爭鬪則曰汝是八大王耶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人尤甚幼時嘗侍親遊一二寺現多有態此歸而相語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潛雜志忽見一事不覺撫卷而書之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謁珊禪師見之珠如傲頃之有州子弟將來謁珊降塔接之甚恭立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尔恭耶珊曰接是不接

不接是接立勃然起相打珊教下曰和尚莫怪是打不打不打是打是奇哉殊快人意

京城闌闌之區竊盜極多踪跡詭秘未易補緝趙師畢尚書守臨安有賊每於人家作竊竊必以粉壁書我來三字於門壁雖緝捕甚嚴久而不獲我來也之名聞傳京邑不曰捉賊但云捉我來也一日所屬解一賊至謂此即我來也亟送獄鞠勘乃畧不承服且無贖物可證未能竟此獄其人在禁忽密謂守卒曰我國嘗為賊却不是吾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好相看我有白金若干藏于寶叔塔上某層某處可往取之卒思塔上乃人跡往來之衝意其相侮賊曰毋疑但往此寺作少緣事照塔燈

一夕盤旋中夜便可得也卒從其計得金大喜次早入獄又以酒肉與賊食越數日又謂卒曰我有畧物一瓮今汝家小兒羅時衣裳實侍郎某處水橋內可復取之曰彼處人鬧何以取賊曰橋下洗濯潛掇瓮入羅覆以衣卑婦可也卒從其言所得愈豐次日復勞以酒食卒雖甚喜而莫知賊意一夜至二更賊低謂卒曰我欲畧出將四更盡即來決不累汝卒曰不可賊曰我固不致累汝設使我不復來汝失囚不過犯罪而我所謂意低可為生苟不見從却恐悔恪有甚於此卒無柰遂縱而出卒坐以伺正憂惱間聞簷瓦声已躍而下卒復喜柱楛之甫旦啟獄戶聞暗間張府有詞云昨夜三更被盜失物其賊於府門上罵我來也三字趙帥撫按曰幾誤

斷此獄宜乎其不承認也止以不合夜行杖而出諸禁獄卒因妻曰半夜後聞扣門恐是汝婦亟起開門但見二人以二布囊擲戶內而去遂藏之卒取視則皆黃白器也乃悟張府所盜之物又以賄卒竟逃命雖以趙尹之嚴明而莫測其姦可謂黠矣卒乃以疾辭役後享從容之樂終身沒後子不能守悉蕩然始與人說

歸田錄

三司

宋歐陽修

帝不拜佛

太祖望黃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否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僧贊寧者昔頗知書

有口辨其語雖類排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例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休

造塔

開塔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預匠賴浩所造也塔初成之望時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恠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賴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弓行於世傳浩惟一女年十歲每卧則交手於胃為結搆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弓今行於世者是也

錢文

國家開瑤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惟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李士著姓

往時李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李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李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称呼

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称訛誤者多雖士大夫皆以眾從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為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者也

夫婦善對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於館職晚年以修唐書與成未素而卒士大夫莫不嘆惜其初受勅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御孫入布袋矣刁氏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善對為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亦因其舊俗習知之

今唐鄧問多大柿其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植置其中搗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火用也乃用此尔淮南人藏鹽酒蟹皂荚藏鹽蟹不沙凡一器數十蟹以皂荚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至於薄苛醉猫引竹之類皆世俗

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嬰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璧玉在穎川時常以示僚屬坐有兵馬轄鈴鄧保吉者真宗朝內老臣也識之曰此寶盃也謂之翡翠盃云此中寶物皆藏耳聖庫中有翡翠一隻今所以識也其後余偶以金環於

嬰腹信手磨之金屑紛而落如硯中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搗必先鏽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薜羅已盡而犀角獨存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懷置於中使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候冷承執投取相中急搗應手如粉固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士皆莫有知者

傳訛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宗化坊顯聖寺者本名
蒲地寺周氏顯德中增奠之更名顯聖寺而偶俗多道其舊名
今傳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中窺然獨立而世傳孤為姑江
側有一塊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即磯云彭即小姑娘也
余嘗至小姑山廟像乃一婦而勅賜額為聖母廟豈止俚俗之
謬哉西京九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闕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關塞
而山口有廟曰關口廟余嘗見其廟像其勇手持屠尖刀脫按
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尔

首陌

周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之首陌百謂今市井交易又

尅其五謂之依除

說乳卷第二十三終

